

<<特别的猫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特别的猫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3925888

10位ISBN编号：7533925882

出版时间：2008-3

出版时间：浙江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[英] 多丽丝·莱辛

页数：297

译者：彭倩文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特别的猫&gt;&gt;

## 前言

《特别的猫》，莱辛的另类猫笔记 梁文道 莱辛是个很复杂，很困难的一个作家。她的书从来都不容易读，你千万不要以为是小说，就是那种很引人入胜的那种情景小说，完全不是。莱辛写的东西的确是比较复杂，她的文字很简谱，但是她是那种，我们叫做很自信的，是一种属于ideal的作家，其实有很多的理念，有很多的概念在里面。总是反复进退的在思考。

如果你真想选一本书，能够比较轻松的，愉快地进入莱辛的世界的话，我一定会介绍这本书，《特别的猫》。

这个《特别的猫》，真是一个很特别的书，为什么呢？

因为一般我们谈到喜欢猫的作家都非常非常多。

大部分爱猫的作家，对猫真的是能够非常痴狂，很多人就形容莱辛也是这样。

比如说我们看到，莱辛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，有些人出一些新闻画面，出了她家里面片断，你看到她有一只很漂亮，黑白大肥猫，就跟在她旁边，那么她好象养了很多猫。

没错，她一辈子都在养猫。

但是问题是这本书，谈她一生中经历过的猫的书，却不是一个一般的爱猫人的，对猫的感情描述这么简单。

甚至她一开口就不同凡响，她怎么不同凡响？

她一开头，她的第一章讲的不是她怎么样爱上猫，而是当年她们怎么样杀猫。

她怎么样杀猫呢？

她小时候在非洲长大，家里经营农场，有很多老鼠，所以呢，要养猫，吃老鼠。

但是问题是她们那时候没有什么结扎技术，猫就越生越多，猫一多也就野了，野了之后呢，就会反过来吃家里面的鸡，就算它不吃鸡呢，它猫太多呢，也是个困扰。

所以她们就会屠杀猫。

它这里面写得很详细，说她小时候呢，她自己也拿过枪，去猎杀野猫。

然后她父亲，曾经大规模地要处理掉一些猫的宝宝。

自己家养的猫刚生下来一堆小孩，就把它们全杀掉。

甚至到了中年之后，她还有这个经验，就看到猫一下生太多，那不行，拿一瓶威士忌出来，一只一只小猫，很可爱的那种，眼睛还没张开的小猫，一只一只灌，把它们灌死为止。

她为什么要这样来开头写呢？

她是想写一个状态，什么状态？

她说她小时候在非洲的时候，她说，我们是任何的动物跟人，就在我们身边，来来去去，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全盘接受，若是这些猫突如其来地失去踪影，也不会有人去多做解释，或者提出询问。

这是一个自然状态，这是一个最原始的人跟猫相遇的这么一个自然状态。

而且她还提到一点，我觉得特别好玩的就是说，她家里面养一些猫，这些家猫有时候会被野猫威胁，就是有些猫，可能从前被养过，后来逃掉，变成野猫，那这些野猫呢，有时候会在这个家附近，这个农场附近，离着这个围笆，篱笆，对着家猫叫，喵喵叫。

那这个家猫就感到威胁是什么？

它第一次发现原来有些猫不是像它这样子，在家里面过日子的。

有些猫是这样子生活的。

那大概是种诱惑，所以有时候家猫会被野猫诱惑离开家园。

这让人想起什么呢？

一个现代小说的经典，当然现在已经很少人去看了，就是杰克-伦敦的《野性的呼唤》，一只野犬，一只家里面养的狗被野化了，被野狼引诱出去，从狗回到狼的状态。

可是这本书呢，却是一个从野进入文明的状态，为什么呢？

因为莱辛一开始，她是能杀猫的人，但是到了最后，她真的是越来越爱猫，越来越迷猫，那么尽管她写的尽量试图很冷静、客观，但是你看看，她把猫呢，是能够完全写成，就像人一样，写成跟人的感

## &lt;&lt;特别的猫&gt;&gt;

觉一样，她怎么写呢？

比如说她这里面提到，她后来养了一只很漂亮的猫，这只猫叫什么呢？  
叫做咪咪。

灰咪咪。

这只猫漂亮成什么样子呢？

她把这个猫呢，形容成就像一个美丽的女人一样。

她说呢，这个小猫，它会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可爱。

它就像是一个除了美貌以外，毫无特色的漂亮女孩。

骄傲地随时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。

它仿佛总是对着某个隐型的镜头来调整她的姿态。

一种跟面具一样好用的姿态，不不，这就是我，这就是形容猫，这只猫会说，看看，这具有侵略性的傲人双峰，这充满敌意，总是在提防周遭爱慕眼神的蕴怒双眸。

她会这样来形容猫，把猫写得就像人一样，可是问题是，她也永远不会忘记，猫始终是猫。

猫跟人的相处，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，我们常常把我们养的宠物拟人化了。

一开始它们是一个野生的状态，到了家里面，我们宠爱它们，所以它成为一个我们的宠物，我们的伙伴，我们把它当成人一样，跟它说话，倾诉心事。

可是你总会在某个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它并不是人，它是另一个世界的生物。

你从它的眼神，它跟你接触的时候，你会看到这叫做眼神的交流吗？

你跟一个人四目相投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叫眼神的交流。

你能够说你盯着只狗看，它又盯着你看，或者你盯着猫看，它又盯回你，你能说这叫交流吗？

你们交流了什么？

它们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？

比如说她就跟很多爱猫的人一样，去注意到猫的一种特性，就是老对着一些地方发呆。

它在想什么呢？

她常常思考这些问题。

比如说她讲，猫会花上好几个钟头去观察她们不熟悉的生物、事件和动作，像是铺床、扫地、打包行李。

把箱子里的东西取出来，缝纫、编织等等，它们全都爱看得很。

但它们究竟看到了什么呢？

“就在一个多礼拜前，我家的黑猫带着它两只小猫坐在地板中央，兴致勃勃看我剪布，它们仔细观察那个不停的剪刀，我双手的动作，但在我看来，它们所看到的東西，其实跟我们人类想的并不一样。

我这么说是有理的，举例来说，每当灰咪咪一连，就是刚才那只漂亮的小母猫，一连花上半个钟头，望着在阳光中飞舞的尘埃时，它究竟看到了什么呢？

”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了。

我们人总是对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事件感到陌生，动物对我们吸引力，是不是就是因为它能够如此地接近我们，跟我们甚至于有相似的地方，让我们能够把它拟人化，然而，它始终是在另一个世界，我们透过它能够进入另一个世界。

那是不是一个死亡的世界，谁知道呢？

## <<特别的猫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特别的猫》故事从莱辛在非洲的童年开始，爱猫成痴的文学大师用优雅的笔调讲述了人与猫之间的动人故事……猫的世界精彩纷呈：娇美的公主灰咪咪和内省的黑猫咪因为争宠上演了一出情景剧；同为母亲，育儿之道却大相径庭，令观者莞尔；流浪猫鲁夫斯九死一生、大帅猫巴奇奇不幸致残……莱辛的情感体验因丰腴而灿烂。

## <<特别的猫>>

### 作者简介

多丽丝·莱辛，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，当代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，被誉为继伍尔芙之后最伟大的女性作家。

莱辛1919年10月22日出生在伊朗，父母都是英国人。

在非洲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。

1949年，第二次婚姻失败后，她回到英国定居，并于同年出版了处女作《野草在歌唱》，描写了种族歧视在非洲给白人和黑人带来的悲剧。

在创作了大量小说以外，莱辛还著有诗歌、散文、剧本等。

主要作品包括《金色笔记》、《野草在歌唱》等。

<<特别的猫>>

书籍目录

特别的猫幸存者鲁夫斯大帅猫的晚年莱辛与猫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

## &lt;&lt;特别的猫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章：我家矗立在一座山丘上，在我眼中看来，那些在灌木丛上空御风翱翔的鹰隼猛禽，高度通常是与视线平行，有时甚至更低一些。你可以低头俯瞰那些展开时大约六呎宽的褐色或黑色羽翼，微微倾斜地绕过一个转角，在阳光下散发出眩亮的光辉。你若是待在下方的田野中，就可以躲在树叶青草筑成的翠绿屏障下，躺在犁沟中，最好是选转弯处特别深陷的地方，动也不动地窝在里面。在周遭红褐色土壤的衬托下，你的双腿除了晒黑的部位之外，会显得格外苍白碍眼，所以你最好是在腿上洒点儿泥土，或索性把腿埋进土里去。十来只鸟儿在上方数百呎高空往来盘旋，密切注意田野中是否有任何老鼠、家禽，或是鼯鼠的踪迹。

这时你可以随意选取一只鸟儿，或许就是你头顶正上方这一只，而你会在恍然间感到，在那一瞬间，你似乎与鸟儿视线相接：冷漠瞪视的鸟眼，直勾勾地望进人类冷静好奇的双眸。你可以看到，在空中那两张巨大的羽翼中间，那如子弹般的梭形鸟身下方，两只尖爪早已蓄势待发。大约过了半分钟，或是二十分钟之后，那只鸟儿就会陡然下降，扑向它所选定的小动物；等猎物一到手，鸟儿就会再度升空，好整以暇地鼓动巨翼扬长而去，只留下一阵艳红的烟尘和一股刺鼻的恶臭。于是天空又恢复原先的样貌：一大片凌空高耸的宁静澄蓝空间，零星散落着一群群迎风回旋的猛禽。但若是山顶上，那些在空中巡行的鹰隼，随时都会轻松俐落地突然向下俯冲，扑向它所选定的猎物——我们家的某只鸡。

它们有时甚至会沿着某条上坡路飞越灌木丛，一路上还小心翼翼地调整姿势，免得让宽阔的羽翼碰触到悬垂的枝桠：莫非这些鸟儿懒得花力气从高空陡降到地面，宁可违反它们的加速天性，挑一条好走的空中林荫大道，轻轻松松地穿越树林？

我们家的鸡群就像是一个永不匮乏的鲜肉补给站，为方圆数哩内的所有老鹰、猫头鹰，和野猫供应源源不绝的货源，至少在它们敌人眼中看来确是如此。这些家禽自日出到日落，一直都在毫无屏障的山顶自由活动，它们那闪闪发亮的黑褐白各色羽毛，持续不断的咕咕喔喔啼叫，以及脚爪刨抓地面与仓皇奔走的话噪声响，全都为掠夺者标示出清楚的记号。

在非洲的农庄，大家习惯把煤油灯和汽油罐的盖顶除掉，在里面放些发亮的金属块，用来反射阳光，据说这么做可以把鸟吓走。但我曾经看过，有只鹰大喇喇地从树上飞下来，完全无视于周遭一大群黑人白人和猫猫狗狗，把一只正在打瞌睡的胖母鸡从它的蛋窝里抓走。另外还有一次，当我们正在屋外享用茶点的时候，总共有六个人亲眼目睹，有只鹰突然从空中扑下来，攫走了一只躲在灌木下的半大小猫。你若是在漫长炎热的静谧正午，忽然听到一阵吱吱喔喔叫或是噗噗拍翅声，这就只有两种可能性，不是有母鸡被公鸡踩了一脚，就是又有只家禽被老鹰抓走啦。不过呢，反正我们家里的鸡多得是。再说，猛禽实在是太多了，拿枪扫射根本毫无用处。不论在任何时段，你只要站在山丘上，随便抬头一望，铁定可以在方圆半哩内，找到一头在空中翱翔的猛禽。你可以看到，在它下方大约一、两百呎的地方，有个细小的黑影正在迅速掠过树梢，越过田野。我坐在树下休息时曾经亲眼看到，地上那些小动物们，只要一发现高空巨大鸟翼所投下的不祥阴影，不偏不倚地落到它们身上，或是暂时掩盖住树丛与草地上的阳光，它们不是立刻吓得呆立不动，就是赶紧找地方躲藏。这些猛禽从不单独现身，通常都是有两只、三只，或是四只，成群结队地在空中盘旋。你或许想不通，它们干嘛非得待在同样的地方不可？说穿了其实很简单！

## &lt;&lt;特别的猫&gt;&gt;

它们事实上全都是驾着同一道气流涡漩，各自在不同的高度凌风飞翔。

在距离它们不远处，还可以看到另一组鹰群。

再凝神细看一天空到处都是一个个的小黑点；若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，它们就会幻化成无数的小光点，就像是在窗外光束中随风翻飞的尘埃。

在这片长达数哩的蔚蓝晴空中，究竟有多少鹰隼在风中盘旋？

几百只吗？

而每一只猛禽，随时都可以在短短几分钟之内，从空中扑下来攫走我们的鸡。

因此我们通常不会花时间去射杀老鹰，只有在盛怒中才会忍不住动手。

我记得，当那只尚未完全长成的猫咪，在鹰爪下喵喵惨叫，迅速消失在天空中时，我母亲气急败坏地朝空中开了一枪。

那自然是一点儿用也没有。

若说白天是属于鹰群的猎场，那么黎明和黄昏则是头鹰的天下。

太阳一下山，我们就会把鸡群赶进养鸡场过夜，但这时猫头鹰早已虎视眈眈地坐在树上伺机而动；而且，猫头鹰只要再稍稍晚睡一会儿，说不定就可以在清晨曙光初现，养鸡场再度敞开时，及时下手捕一只肥鸡大快朵颐。

鹰群总是在阳光中行动；猫头鹰安于迷蒙的微光；但夜晚却是野猫横行的王国。

这时枪就可以派上用场了。

鸟类可以在绵延数千哩的无垠天空中，自由自在地任意遨游。

但猫大多都拥有一个巢穴，一名配偶，一窝小猫——至少总会有个猫窝。

我们只要一发现野猫跑到我们家的山丘栖息，就会毫不犹豫地开枪格杀。

野猫在夜晚偷偷潜进养鸡场，它们神通广大，总有办法在墙上或是铁丝网上，找到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裂隙钻进来。

野猫跟我们的猫咪交配，引诱这些爱好和平的家猫离家出走，到灌木丛中餐风宿露，而打死我们也不敢相信，我们家这些过惯好日子的宝贝猫咪，竟然能够适应这种朝不保夕的危险野生生活。

野猫的出现，对我们家这些娇生惯养野兽们的处境，提出了相当有力的质疑。

有一天，一名在我们家厨房工作的黑人表示，他在半山腰的树枝上看到了一只野猫。

当时我的兄弟们都不在家，于是我当仁不让，连忙抓起点二二来复枪，赶过去猎杀野猫。

那时是正午时分，猫通常不会这种时候出外活动。

我看到那只野猫趴在一株尚未长成的小树枝桠上，龇牙咧嘴地朝我呜呜低吼。

它的绿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。

野猫大多都长得不怎么好看。

它们的皮毛看起来黄褐褐丑兮兮的，而且十分黯淡粗糙。

更糟的是，它们还臭得要命。

这只野猫显然才刚偷了一只鸡吃，而它行凶的时间，距离此刻绝不会超过十二个钟头。

树下的土地上散落着一堆白色的羽毛，和一些已经开始发臭的肉屑。

我们最讨厌野猫了，它们总是对我们露出利爪，嘶嘶怒吼，把我们当作是仇人似的。

我朝它开了一枪。

它噗通一声，从树枝上摔下来，跌落到我脚边。

它躺在飞舞的羽毛堆中，微微挣扎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完全静止不动了。

平常我都是立刻抓起那又脏又臭的猫尾巴，把尸体拎起来，扔到附近一个废弃的井里。

但这只野猫却让我感到有些地方不太对劲。

我弯下腰来，仔细打量它。

它的头型不太像野猫；它的毛虽然相当粗糙，但跟真正的野猫比起来，还是太柔软了些。

我必须承认，它并不是野猫，而是我们家的猫咪。

我们赫然发现，这具丑陋的尸体，竟然就是我们家的宝贝米妮，一只在两年前忽然失去踪影的迷人宠物——那时我们还以为她是被老鹰或是猫头鹰抓走了呢。

米妮有一半波斯猫的血统，是一只毛茸茸、软绵绵，让你打从心底疼爱的小动物。



## &lt;&lt;特别的猫&gt;&gt;

但这确实是她，一名偷鸡贼。

我们在我开枪射杀她的那棵树附近，找到了一窝小野猫；但它们性子太野了，明显把人类视为他们的天敌：我们手臂和双腿上的咬伤和抓痕就是最佳证据。

所以我们只好动手除掉它们。

或者该说是，我母亲负责找人把它们处理掉；由于某些我直到许久以后才开始加以深思的家庭律法，使得这类讨厌的工作，总是毫不例外地落到她的头上。

我得向你们解释一下我们当时的处境：家里总是有一大堆猫。

而距离我们最近的兽医，也远在七十哩外的索尔斯堡（译注：Salisbury, 辛巴威首都）。

我记得当时根本就没人替猫做「去势」手术，而替母猫做结扎，更是连听都没听说过哩。

家里养猫，就表示一定会生小猫，而且数量奇多，次数又频繁得要命。

所以说，总得有人动手除掉这些多余的小猫吧。

也许是某个在家里或厨房工作的非洲人下的手。

我还记得，那时我常常听到他们说bulala yena（杀了它！

）。

不管是在家里或是农庄中，所有受伤和体弱多病的动物家禽，全都会得到同样的宣判：bulala yena。

不过，家里的猎枪和左轮枪，却是我母亲专用的武器。

比方说，蛇就是由她全权负责处理。

我们向来就非常讨厌蛇。

坦白说，我们根本就等于是跟蛇住在一块儿嘛，这听起来相当吓人，事实上也真的挺可怕的。

但话说回来，我虽然怕蛇，但我真正最怕的还是蜘蛛——那些巨大无比、种类繁多，数量多得数不清的蜘蛛，让我的童年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
我们常看到的蛇有眼镜蛇、黑色曼巴蛇（译注：black mamba, 眼镜蛇科树眼镜蛇属，体型较大，剧毒，常主动攻击人）、鼓身蛇（译注：puff-adders, 世上最大的毒蛇之一，剧毒，），夜宽蛇（译注：night-adders宽蛇的一种，大多栖息在南非与撒哈拉沙漠，剧毒，）。

另外还有一种特别讨厌的蛇，叫做非洲树蛇（译注：boomslang, 游蛇科唯一会危害人类的毒蛇。

身体与眼部颜色变化多端，善于伪装），它们老爱缠绕在树枝或走廊柱等远离地面的地方，而谁要是胆敢打扰到它们，它们就会一股脑地把毒液喷到这家伙脸上。

它们通常都是待在跟人类视线平行的地方，所以常常有人眼睛被它们毒瞎。

但在我与蛇共住的二十年漫长岁月中，总共就只出过一次意外：有只非洲树蛇朝我兄弟的眼睛喷射毒液。

幸好有个非洲人及时用灌木制成的草药进行抢救，才让他逃过失明的厄运。

不过，我倒是常听到有蛇出没的警讯。

有蛇溜进厨房；有蛇缠绕在柱子上；有蛇躲在餐厅里面；它们似乎无所不在。

有次我还糊哩糊涂地把一条夜宽蛇看成一束毛线，差点儿就把它给拎起来了呢。

幸好它被我吓了一跳，发出嘶嘶声响，才让我们双方因此而逃过一劫：我吓得赶紧落荒而逃，它也得以顺利脱身。

还有一次，有条蛇钻进一个装满纸张文件的写字台。

我母亲和仆人花了好几个钟头，才把那条蛇赶出来，好让她开枪把它打死。

另外还有一次，有条曼巴蛇窜到了储藏室的谷物箱底下。

这下我母亲无计可施，只好平躺在地上，朝这个距离她只有一呎远的生物开了一枪。

曾有一次，有条蛇钻进了木材堆里，使家里的人大为紧张；当时是我告诉母亲，我好象看到有条蛇窜进两根木柴中间，却因此而害死了一只心爱的猫咪。

我看到的其实是猫的尾巴。

我母亲听信我的话，朝一个移动的灰影开了一枪；猫立刻发出凄厉的惨叫，它的腹侧破了一个大洞，血肉模糊，惨不忍睹。

它在木片堆中挣扎滚动，不停地喵喵哀号，而我们可以透过它那脆弱碎裂的肋骨缝隙，看见它那血流不止的小心脏。

## &lt;&lt;特别的猫&gt;&gt;

最后它在我母亲的泪水与爱抚中死去。

而那只造成混乱的眼镜蛇，此时却绕着数码外高处的一根原木，悠哉悠哉地打转。

另外还出现过一次大骚动，搞得家里人心惶惶，天下大乱，大家拼命大喊大叫，慌乱地互相提出警告。

在芙蓉灌木和荆棘树丛间，那道岩石密布的小径上，有只猫正在与一条袅袅舞动的纤细黑蛇进行生死搏斗。

然后蛇钻进一道约一码宽的荆棘树篱，躲在里面，用它那对闪闪发光的蛇眼，盯着没法靠近树篱的猫。

猫在那里待了一整个下午，不停地绕着那丛多刺的荆棘树篱打转，朝蛇嘶嘶怒吼，喵喵叫个没完。

但是等天一黑，蛇就毫发无伤地溜走了。

残缺不全的片段记忆，截头去尾的破碎故事。

那只瘫在我母亲床上，痛苦地凄厉惨叫，双眼因蛇的毒液而高高肿起的猫，后来到底怎么样了呢？

还有那只装了满肚子奶汁，腹部搭下来垂到地上，哀哀哭喊着走进屋中的猫，她又遭遇到什么样的命运？

我们后来到了工具房，去看她那窝躺在旧盒子的小猫，却发现他们全都不见了；仆人检查盒子周遭的灰尘，说：“Nyoka。

」一条蛇。

在童年时代，所有在我们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们与动物，以及当时所发生的种种事件，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全盘接受，然而，它们若是突如其来地失去踪影，同样也不会有人去多做解释，或是提出询问。

但现在，当我回想起以前养过的猫、家里无所不在的猫、童年跟猫有关的上百件事情，以及与猫相伴所渡过的漫长岁月时，我总是不禁为这背后所代表的繁重工作，而感到大为震惊。

现在我在伦敦家中养了两只猫；而我常说，若有人胆敢夸口说，光只是为照顾这两只小动物，就得花费多少力气，操多少心的话，那可真让人忍不住笑掉大牙。

那时照顾猫的所有工作，必然全都落到我母亲头上。

男人负责农事，女人照料家务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就算农庄的家务，比一般城里所谓的简单家事，至少要忙上一百倍，情况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。

何况能者多劳，就算只是以个性与能力来评断，这份工作同样也是非她莫属。

她精明能干、通情答礼，又富于人情味。

同时她又非常务实，不会轻易感情用事（不论从各方面看来，我母亲都显得十分实际）。

但最重要的是，她是那种了解事情该怎么做才最好，必要时也会动手去做的务实主义者。

她是一个真正的厉害角色。

这些道理其实我父亲也都懂；他毕竟是一个乡下人嘛。

但他对这一切却总是有些不以为然；每当有事情必须解决，有必要再进行更进一步的计画，或是不得不采用最后的非常手段时——理所当然地总是由我母亲负责执行。

“所以就这么决定了！

没错吧！

”他一开始会半是愤怒，半是钦佩地冷言冷语，“什么大自然嘛，”但他最后总是会屈服，“平常倒还挺好的，但只要一失控就不行了。

”但我母亲向来总是不遗余力地维护大自然的法则，事实上这不仅是她的责任，同时也变成了一种负担，像她这种个性，自然不愿浪费时间，来讨论这些多愁善感的哲学问题。

“反正这又不用劳动您的大驾，是不是啊？

”她会这么回答；她的语气很幽默，似乎只是随口开开玩笑；但这句话自然带有怨恨的意味，因为我父亲并不用去淹死小猫，射杀蛇群，处死病弱的家禽，用硫磺熏白蚁窝：我父亲甚至还很喜欢白蚁，常常看白蚁看得入迷哩。

这一切使我更加无法理解，为什么在那可怕的周末，母亲会抛下我，让我跟父亲两人，和大约四十只猫一起待在家里。

## &lt;&lt;特别的猫&gt;&gt;

我事后回想，我所能记得的唯一解释，就只是一句话：“她心肠太软了，连一只小猫都舍不得淹死。”

这句话是我说的，语气烦躁不耐，并带有冰冷强烈的怒气。

那时我正在跟母亲对抗，那是一场生死搏斗，一场生存之战，而这或许跟那件事有些关连，但我无法确定。

但我此刻忍不住胆战心惊地猜想，她那时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，才会突然丧失了勇气。

或许那其实是一种抗议？

那到底传达出什么样的内心悲痛？

当年在她突然开口表示，她此后再也不愿去淹死小猫，或是动手除掉极需安乐死的成猫时，她真正想要传达出什么样的心声？

最后，在她明明知道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（这件事在家里一天到晚提到，她不可能不晓得）时，她为什么会断然抛下我们两人径自离去？

我母亲拒绝再担任管理者与裁决者的角色，来维持大自然合理繁殖与非理性增生之间的平衡状态，因此在短短一年之内，我们家和房子四周的库房，以及农场周围灌木丛，就全都猫满为患了。

各种年龄的猫；家猫、野猫，和半驯半野的猫；长满皮癣、眼睛溃烂、残废跛腿的猫。

更糟的是，其中还有六只母猫怀孕了。

照这样看来，要是再不想点儿办法，几个礼拜之后，我们家就会变成上百只猫的混乱战场了。

这下非采取行动不可了。

我父亲这么说。

我这么说。

仆人们也这么说。

我母亲却抿起嘴唇，一言不发地离开家门。

她离家前先跟她最疼爱的猫咪道别，一只虎斑猫，家里所有猫全都是她的子孙。

她温柔地抚摸猫咪，并轻声哭泣。

我还记得，我当时觉得她这人真是婆婆妈妈，我并不了解这些泪水所代表的无助。

在她离开时，我父亲一连问了好几声：“嗯，看来是非做不可了，是不是？”

没错，的确是非做不可。

于是他打电话给城里的兽医。

这并不是件简单的事。

我们家跟其它二十名农夫共享一条电话线。

你必须先等其它人聊完各式八卦题材，交换过各种农场情报后才能使用电话；然后你得打电话到车站，向他们申请一条可以跟城里通话的线路。

等到有线路可以用的时候，他们再打电话通知你。

从头到尾说不定得等上一个钟头，或是两个钟头。

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，你坐在那边干等，眼睁睁地望着那些猫，暗暗祈祷这丑陋的事情能够快点结束。

我们并肩坐在餐厅的餐桌边，等待电话铃响起。

最后我们好不容易才连络到兽医，而他表示，让成年猫安乐死最不痛苦的方法，就是用哥罗方。

距离我们最近的药局是在二十哩外的锡诺亚（译注：Sinoia, 辛巴威城市）。

我们开车去锡诺亚，但那儿的药局周末休业。

我们在锡诺亚打电话去索尔兹伯里，拜托那儿的一位药剂师，请他明天托火车运一大瓶哥罗方过来。

他答应试试看。

那天夜晚，我们坐在屋前的星空下；只要没下雨，通常我们晚上都会待在那儿乘凉。

我们心里很难过，既愤怒又充满了罪恶感。

我们早早就上床休息，好快点熬过这段难挨的时光。

第二天是星期六。

我们开车去车站，但火车上并没有哥罗方。

## &lt;&lt;特别的猫&gt;&gt;

到了星期天，一只母猫产下了六只小猫。

他们全都是畸形猫：每只都有些地方不太对劲。

我父亲说，这是近亲交配的后果。

这么说的话，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就可以让几只健康的猫，变成一大群病歪歪的残废猫大军，实在令人感到太不可思议了。

仆人把新生的小猫处理掉，而我们又度过另一个悲惨的日子。

我们在星期一开车到车站，等到火车，带着哥罗方返回家中。

我母亲预定在星期一晚上回家。

我们拿了一个密闭式大饼干罐，把一只生病的可怜老猫关进去，另外再放了一块浸满哥罗方的棉球。

我不推荐这种方式。

兽医说这会立刻见效；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
最后，我们把猫全都赶进一个房间。

我父亲带着他第一次大战时期的左轮枪走进房间，他说那比猎枪要好用多了。

枪声接二连三地不断响起。

那些尚未就逮的猫，开始察觉到他们即将遭遇的命运，激动地在灌木丛中到处乱窜，发出凄厉的尖叫，想要逃过人们的追捕。

我父亲曾一度走出发间，他的脸色惨白，嘴唇紧抿，双眼泛着泪光。

他很不舒服。

然后他忿忿咒骂了好一阵子，再重新走回房中，而枪声又再度响起。

最后他终于走了出来。

仆人走进房中，把尸体运出来，扔进废弃的空井。

但还是有些猫逃过一劫——这三只猫，此后再也不曾返回这对他们痛下杀手的残酷之家，所以他们自然是变野了，至于下场如何，就得看他们各自的造化了。

我母亲回到家中，等送她回来的邻居离开之后，她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默默穿越这如今只剩下一只猫的家。

她心爱的老猫正躺在她的床上熟睡。

我母亲并未要求我们饶过这只猫，因为他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太好。

但她一回家就开始找他；她在他身边坐了许久，温柔地抚摸着他，轻声跟他说话。

然后她走到阳台。

我父亲和我就坐在那儿，两名自觉满手血腥的谋杀犯。

她坐下来。

他正在卷烟。

他的双手仍在颤抖。

他抬起头来望着她说：“以后绝不能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。

” 我想此后再也没发生这样的惨事了吧。

## &lt;&lt;特别的猫&gt;&gt;

## 编辑推荐

从非洲到英伦，有猫为伴的莱辛不曾寂寞。

——余秋雨 猫经莱辛之笔显得尤其自然，他们跟空气一样、像家人一样、永远会在身边。

——朱天心 当莱辛用细腻的笔触缓缓描述猫儿们的种种动人姿态，你也会渐渐觉得，这特别的猫似乎也是自己的宠物，甚至自己的孩子。

——王海鸰 莱辛写猫，也写男人。

但似乎前者更为优雅且具自尊。

——苏童 多丽丝·莱辛是个爱猫成痴的作家，她在《特别的猫》里讲述了人与猫之间的动人故事，细数曾经让她欢欣也让她忧愁的猫。

她在书中写道：“在我与猫相知，一辈子跟猫共处的岁月中，最终沉淀在我心中的，却是一种幽幽的哀伤，那跟人类所引起的感伤并不一样。

”故事从莱辛在非洲的童年开始，爱猫成痴的文学大师用优雅的笔调讲述了人与猫之间的动人故事...

...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·莱辛，从南非至伦敦的爱猫笔记；文学大师莱辛用优雅的笔调讲述了人与猫之间的动人故事。

猫的世界精彩纷呈。

姣美的公主灰咪咪和内省的黑猫咪因争宠上演了一出出情景剧；同为母亲，育儿之道大相径庭，令观者莞尔；流浪猫鲁夫斯九死一生，大帅猫巴奇奇不幸致残.....那个时忧时喜、柔肠百结的莱辛，还是我们熟悉的莱辛吗？

<<特别的猫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